

明清徽州官府和地方社会对假命图赖问题的管控与治理

陈 瑞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暨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安徽 合肥 230051)

【摘要】假命图赖问题是明清时期徽州社会中一度对社会经济秩序产生严重负面冲击的社会问题。由于假命图赖问题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明清徽州官府与地方社会十分重视对假命图赖行为和相关人员进行管控与治理,以遏制或消除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和负面影响。在地方官府和社会力量协同共治之下,明清徽州境内的假命图赖问题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作为长期积淀而成的社会弊俗,假命图赖问题的管控与治理也存在着治而复发、发而复发、久治不愈等难题。对假命图赖问题“难治”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从表面看,与谋财牟利的物质冲动有关,从深层次考量,则还应与徽州当地长期积累形成的民俗、民风有关。

【关键词】明清;徽州;假命图赖;社会问题;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1-0090-12

The Official and Local Societ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n *Jia Ming Tu Lai*(假命图赖) of Huizhou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EN Ru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Regional Modernization,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fei 230051)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Jia Ming Tu Lai*(假命图赖) was a social problem that once had a serious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order in Huizho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ecause of its great social harmfulness, the official and local society of Huizhou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its related personnel in order to contain or eliminate the harm and negative impact on societ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Under the joint administr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social forces, the problem of *Jia Ming Tu Lai* in Huizhou was contained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 certain period and within a certain rang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owever, as a social malpractice accumulate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re were also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it, such as recurrence after treatment, treatment after recurrence, have a long resistance to treatment and so on. It was difficult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Jia Ming Tu Lai*. As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phenomena, it is related to the material impulse to seek wealth and profit on the surface, it should also be related to the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folk customs and habits in Huizhou essentially.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izhou; *Jia Ming Tu Lai*(假命图赖); social problem; social administration

所谓假命图赖,又称借命图赖,是指假借轻生以对他入进行经济等方面讹诈、敲诈勒索的行为,在明

【收稿日期】2019-10-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徽州基层社会管理研究”(13BZS036)

【作者简介】陈瑞(1973-),男,历史学博士,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暨区域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徽学及安徽地方历史文化。

清时期徽州社会中一度演变为行为较为猖獗、影响较为恶劣、对社会经济秩序产生负面冲击的社会问题^①。由于假命图赖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明清徽州官府和地方社会皆对假命图赖行为和相关人员实施严打严控,以遏制或消除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和负面影响。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明清徽州官府和地方社会管控与治理假命图赖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诚请方家教正^②。

一、明清徽州地方官对假命图赖问题的管控与治理

文献记载表明,明清时期徽州府境内的假命图赖行为十分猖獗,其中尤以明末歙县、清康熙年间休宁境内的假命图赖问题最为突出。此处,根据文献记载,对明清徽州各地假命图赖问题的表现及地方官的管控与治理活动予以揭示。

在歙县境内,明崇祯年间,歙县知县傅岩指出:“徽俗轻生,尸亲因以为利,借命图赖,甚至聚集抢掳无干亲族,亦有倚此居奇兴讼索诈者。重创坐诬,此风少息。”^③于此可见,明末,徽州府特别是歙县境内借命图赖诬告之风盛行,问题较为严重。“尸亲”通过亲属轻生对相关人员进行敲诈勒索以达到牟利目的,情况严重者,甚至“聚集抢掳无干亲族”、“倚此居奇兴讼索诈”,对“无干亲族”造成无端伤害,对社会秩序和司法秩序构成冲击。有鉴于此,歙县知县傅岩“重创坐诬”,对“借命图赖”者即假借轻生诬陷他人者实施严厉打击,收到了“此风少息”的阶段性成效。

关于明崇祯年间歙县境内假命图赖问题,傅岩《歙纪》卷9《纪讞语》中也有相关案例:

审得孙阿刘之子天儿,有笃疾,而往俞大顺索银一钱八分。大顺虽他出,其妻能善言,可以免于难矣。乃恶声相报,越二日而天儿勿药,医生饶丹丘能言之。阿刘,妇人之识,因居相邻,唆天儿弥留,再至其家。大顺挈家远避,尸横中堂。本县过验,见其腹陷拳握,周身无伤。再研坊长并孙观赐,则廿五日之争,大顺已归而偿贷矣。然则廿七日之不由于斗,可知也。独恨大顺反以借命打抢相葛藤,应以妻之口业罪之,着处还代殓棺衾之外,再出埋葬银二两五钱。阿刘之夫孙福领。仍杖顺,以训刑干^④。

于此可见,歙县民妇孙阿刘之子天儿,“往俞大顺索银一钱八分”,不成。孙阿刘“唆天儿弥留,再至

① 如据[清]廖腾煌《海阳纪略》卷下《两江总制傅安徽抚院江详文》(清康熙刻本)记载,清康熙年间,徽州府休宁县境内,假命图赖者,“原其不惜一己之命,不过欲破其所相怨毒之家,甚至移甲就乙,牵连不止。”“计一月之内,图赖命案,或数家,或十余家,至今犹然。”

② 明清时期,在广东、福建、江苏、云南、广西、河南、江西、湖广、江南、台湾等全国不少地方出现图赖或假命图赖现象,有的还演变成社会问题。学界对此有所研究,主要成果有:段文艳:《清代民间社会图赖现象之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段文艳:《死尸的威逼:清代自杀图赖现象中的法与“刁民”》,《学术研究》2011年第5期;任志强:《明清时期广东图赖现象探析》,《韶关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林枫、孙杰:《清代台湾义冢的破坏与维护》,《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冯贤亮:《清代江南命案尸场勘验的整顿与社会变迁》,《史林》2015年第3期;杨扬:《清代社会视野下的图赖现象研究——以嘉道时期题本刑科档案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就明清徽州境内的假命图赖问题而言,至今未见专论,只有卞利、郭学勤、周致元、黄忠鑫等少数学者和笔者有所涉及,具体参见卞利:《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与整合——论明清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0-271页;郭学勤、周致元:《明清徽州的自杀现象》,《安徽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郭学勤、周致元:《明清徽州的自杀纠纷及法律解决》,《历史档案》2014年第1期;黄忠鑫:《明清民国时期皖浙交界的山区社会:歙县廿五都飞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0页;拙文《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社会问题的控制》,《中国农史》2007年第4期。

③ [明]傅岩:《歙纪》卷5《纪政迹》,明崇祯刻本。

④ [明]傅岩:《歙纪》卷9《纪讞语》。

其家。大顺挈家远避，尸横中堂”，对俞大顺造成假命图赖事实。在审实案情后，歙县知县傅岩对假命图赖相关人员予以严厉制裁。

审得吕华，初名进贵，罗尚古之婢郑氏仆也。郑孀居，鬻此夫妇，系古父同弟妇出名立券，得吕君甫价十八两，尚古取其十二两，犹曰与婢有旧帐目往来也。乃又勒贵之妻衣物作谢，殊失为主之道矣。贵往吕，不能服役，吕于去年七月将夫妇交还原中。贵夫妇心怨古之为媒，索前酬，投约里。约里为处一千五百文，亦出古父之意，则古之染指可知。贵犹不甘，使病妻坐嚷古家，不逾时而死，便以假命告主，刁悍极矣。尸经里借棺盛殓，着古偿值。仍做。押领埋。古勒取仆财，应议。以主仆分，免科^①。

于此可见，郑氏仆吕进贵私欲未得到满足，便“以假命告主”，对主家实施假命图赖报复。在审实案情后，歙县知县傅岩对假命图赖相关人员予以严厉惩处。

在休宁境内，清康熙年间，当地假命图赖问题十分严重，康熙二十八年（1689）出任休宁知县的廖腾燧，对境内假命图赖行为及相关人员实施严打严控，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史称：“廖腾燧，字占五，号莲山，福建将乐人。举人。康熙二十八年以中书改知县。廉洁爱民。邑俗负气轻生，黠者辄以假人命贖足，其间旁累无辜，不祛篋而去不止。燧下车力为严禁之，不悛，复祈祷之。凡以服毒自缢投河来告者，即时责令瘞埋，又为详请不坐，刁风为之顿息。”^②

关于清康熙年间休宁境内假命图赖问题及其管控与治理，廖腾燧在《海阳纪略》中也多有记载。其中，《两江总制傅安徽抚院江详文》提及假命图赖，云：

禁图赖。休宁风俗，尚气轻生，小事小忿，俄顷之间，动即自杀。原其不惜一己之命，不过欲破其所相怨毒之家，甚至移甲就乙，牵连不止。从来作令者莫不喜有命案，利其牵连，以为己上下其手、奇货可居之局。计一月之内，图赖命案，或数家，或十余家，至今犹然。若不禁革，不待抵偿，即初死之日借尸屠门一节，则中户之家已破，行见户口日损而民生日蹙矣。号泣宪台，严行禁革。如有自杀者，概不许检验申报，即行收棺，并定自杀之家，家长平日不先告诫及临时不务防救之罪。如是，则恶风可稍息而宪恩为无涯矣^③。

于此可见，在上任伊始给两江总制傅、安徽抚院江的“详文”中，廖腾燧对休宁境内假命图赖的危害作了深刻揭示，并提出自己关于“禁图赖”的施政主张和治理方略。

《上郑藩宪》云：

燧之在海阳，所恃二天之庇者惟宪台。今一旦荣迁，诚恐累棋之喻，所当不免，依恋之私，萦于寤寐。义当躬操弩矢，先驱前途，实为邑中尚气轻生，一月之中，必数见告，化之不改，禁之不悛，目击惨毒，情不能已。今不得已，假之神道设教，择于本月二十七日起，合邑斋戒十日，为之虔诚祷请。业已颁示焚疏在前，似不敢易期以蹈怠慢之咎，知宪台有以鉴其诚而不欺也^④。

于此可见，休宁知县廖腾燧上任伊始，即将惩治与假命图赖密切相关的“尚气轻生”行为作为其施政重点；在屡不见效的情况下，他“假之神道设教”，希冀借助神灵的力量，以管控境内日益猖獗的自杀轻生和假命图赖问题。

《上赵天羽给事》^⑤云：

① [明]傅岩：《歙纪》卷9《纪谏语》。

② 道光《徽州府志》卷8之2《职官志·名宦》，清道光十年刻本。

③ [清]廖腾燧：《海阳纪略》卷下《两江总制傅安徽抚院江详文》。

④ [清]廖腾燧：《海阳纪略》卷上《上郑藩宪》。

⑤ 按，赵天羽，即赵吉士。赵吉士（1628—1706），字天羽，又字渐岸，号恒夫，明末清初徽州府休宁县人。

今者坚意兢兢业业,以冰檠自持,务期不负所学,以不负君父,使百姓富者得安其居,无硕鼠之嗟,贫者得免于法,无猛虎之虞。务使图赖、打降、奸拐之害尽除,即朝得罪而夕拂衣,行不恤也。燊曾于厅事题一对,云:“只凭此心做去看何如,但得大害除些顾甚么。”阁下可以知其概矣。此数者,燊颇欲以次举行,但贵乡名公巨卿如阁下者,皆复在远,孤掌难鸣,为此虑耳^①。

于此可见,休宁知县廖腾燊将惩治假命图赖作为其施政的重点内容之一,由“务使图赖、打降、奸拐之害尽除,即朝得罪而夕拂衣,行不恤也”,可见其惩治假命图赖的决心非同一般。

《为民祷请示》云:

为虔诚斋戒,以吁神庥,以申祷请事。照得移风易俗固莫先于政教,而政教乃有穷时;捍患御灾端仰赖于神祇,而神祇或能默佑。痛愚民之轻生,嗟王法之难禁。疑皆阴谴,亮必宿愆。今敬择于七月初一日,至初七日,斋戒虔祷,为阖邑请命。本县以凉德菲才,谬膺兹土,实期为尔民利用厚生,不负宿心。无如尔等好斗喜讼,成性不移,玩法黜刑,狂澜难挽。每竞逞其强悍之气,多不循于情理之辞。屋宇各有垣墙而恃强毁折,坟垆各有界限而恃强占侵。宗族闾里,非朝索券,则暮斫树;妇姑妯娌,非詈圈鸡,则骂阉猪。起争常在锥刀之末,酿祸辄成丘山之重。本县通计下车甫及四月,每翻成案,不禁三叹。投缳食卤者,旬日屡闻;服毒赴河者,阅月数见。夫人生所最可贵者性命,岂忍于徒捐?所最可保者身家,岂甘于自弃?大都由怨毒已甚,愤郁莫申,以为舍己之命便可破彼之家,不知图赖不偿,国宪昭然。况已命一死,不可复生,彼家既破,尚可再造,不成害人,反先害己。又死后之惨,尤不忍言,炎天冻雪,大路陈棺,折骨摧肌,蝇攒蚁噬。至使孝子不能掩其亲,慈父不能埋其子,不亦愚哉,诚可痛也。又本县于未入境,即知大害,细加查访,深可骇异。或有暴死一人,祸延数家者,舍未报之新仇,快久衔之旧怨,互相恐喝,益肆猖狂,视其从违,以为进退。承谏之吏,稍有仁心,必加怜悯,苟昧天理,更喜牵连,指犷犷作囊囊,奉律令为贩卖。其间不无难胜捶楚、屈抑招承者,以此富者则轻去其乡,贫者则流而为盗,将狱讼日繁而民生日蹙矣。本县实用痛心疾首,亟欲拯溺救焚,顾且无术可弭,亦将无策可施。独惟闭阁思过,务先洁己斋心,敬择上日,敢告有神。惟神聪明正直,翕辟阴阳,当默相于杳冥,幸启迪其愚昧,解孽冤使消灭,驱鬼祟之揶揄,为邦家造固宁之本,为闾井开富庶之基。知必应如转环,捷如反掌者也。尔阖邑百姓,各宜仰体吾心,上徼神庥,鉴于覆辙,诫于平时。大凡死者之过误,皆属生者之愆尤。自示之后,务须销融气质,变化渐摩,令家喻户晓,日修月省,或从此可以重讲礼让之风,共享升平之福矣。特示^②。

于此可见,休宁知县廖腾燊在管控与治理尚气轻生、假命图赖等社会问题屡不见效的情况下,颁布了《为民祷请示》告示,希冀通过“虔诚斋戒,以吁神庥,以申祷请”,得到神灵的眷顾与协助。

《告城隍文》云:

燊始莅休,察其土俗,访其弊政,知其尚气,好斗喜讼,而大害莫过于自杀一事。沉溪投缳者,或数日一至,或一日数至,专以牵陷飞诬传致其素所憎恶为事,而其间之豪猾,常因之以为奸利。富者破产,贫者杀身,而官如渔人,视鹬蚌之得失而攫之。燊目击心伤,思一日在职,不能为此方除苛解饶,与之更始,不几违平生读书兼济之始愿乎?用是斋戒七昼夜,祈请于有神。克成默相,复备陈其害,上之两大府,求颁宪示,严立禁防,不相连坐。又转相告谕,使知爱生保家之理。自兹以后,稍以衰止。此亦可以见燊之心矣。无如休之恶俗,富者平日既不好行其德,群不逞之徒久成忌嫉,内蓄于心。及一旦有祸,莫不幸而乐之,挤而下石,无所不至。官依律法以定人罪,不敢失出,亦不敢失入,固其常也。而一切奸猾,或曾以犯法受官惩戒者,不

① [清]廖腾燊:《海阳纪略》卷上《上赵天羽给事》。

② [清]廖腾燊:《海阳纪略》卷下《为民祷请示》。

知以生道杀人、虽死不怨之义，动布流言，肆诬其上。语云：“精白易辱。”又古云：“聚蚊成雷，积毁销骨。”几能得贯日飞霜之异，以回忠信之不渝哉！嗟嗟世道，人心如此，是可叹也。

近有秀才戴以□，以继母某氏，以酷拷婢女，投水而死。初阅呈报，即准收棺。次日，流传有剪乳踢阴种种毒惨之说，燧即亲临检验，实无是事。窃以士子之妻，士子之母，又有身，未免须存大体，不便执讯。又按律，主母杖杀婢仆，只依故杀满杖，原无死罪条例，因从宽究拟，罚银三十两修学，以儆不能教家几谏之过。燧窃以为如此处分，遵国之法则已无枉，待士之道则已有体，全主之分则已不滥，无可议也。而纷纷谣诬，以燧偏庇戴生，受其贿嘱。虽小人或然，君子则否。顾燧舌短心长，无由自白，不得已虔告有神，阴垂明鉴。如燧倘有谰调矫诬，立赐诛殛，如其不然，祈神察拿谤首，令其狂热首服，以□□咏谨[下缺]

戴生一案，一不肯改假命不究爱民实心，一以存优容文士大体，一以力挽回枉法深文。破人家产，贪夫积习，而人心不古，辄尔嚣嚣，然则必欲侯反是三者而后快也。公道不明，可叹可叹。涵斋

盘庚三篇，因浮言胥动而大亨先王，愿其作福威以儆之。此文即盘庚之遗意与？虽然，观夫子处分戴生一事，数善备焉。不逞肆诬，政如浮云之于皎日耳，何损于明？多见其人非鬼，责自贻免戚也。储欣识

邑俗之坏，往往借一命以倾人家产，甚至冤冤莫已，波涌风生。夫子多方见悯，良民得以安枕，即图赖者以徒死无益，因而中止甚众，此心真如青天白日矣。况戴婢死水，夫子既概行不究假命，而独破格文，致士子之妻之母可乎？罚费修学，国法人情，已为从重，而乃青蝇恣玷，不自愧含血之污耶？虽然，靡裘有谤，谁杀有歌，秋月之光，云开更皎，唯言何病，言愈足见夫子。汪灏案论识^①

于此可见，休宁知县廖腾燧针对境内“往往借一命以倾人家产，甚至冤冤莫已，波涌风生”日益猖獗的假命图赖行为，其管控与治理的主要方略就是“假命不究”，即对假命图赖行为根本不予理睬，让假命图赖者达不到谋财害命的诉求目的。其对假命图赖之人实施的“假命不究”管控与治理方略，收到了“良民得以安枕，即图赖者以徒死无益，因而中止甚众”的实效。

《上汪涵斋府丞》云：

燧以弩钝，谬宰名邦，幸以得依耿光，多荷旃幪。既嘘植之，又教诲之，使燧如开翳发蒙，知所趋向，受益多矣。临行时，又承锡仪赐宴，殷渥备至，末由报称，惟增内愧耳。郑藩宪处，蒙赐书，备道休令之苦，中云：“休令类以词讼为交际，欲全交际则不能全清操，欲全清操则不能全交际。令之膏肓，两言而决。”郑公殊为感动，所以于燧特有格外容接，莫非阁下齿牙余论之所旁及也。惜郑公今复迁去吴中，属吏并失二天之倚，恐后益难展布耳。贵乡大害，首惟图赖一事。一人自杀，祸延数家，或一日而数见，或一月而数闻。既已教诫而不悛，复为祈禳以消宿业，详请以求不坐，从中惟察其致死有由者，偿以严刑，以惩逞争。责令出钱瘞埋，养其母子，以释死者之恨而已，并不旁累无辜，以成刁习。贵乡风俗，类多妒害贵富而思倾陷之，凌忽愚弱而思攘夺之。不论图赖，即小事亦必互相告讦，求胜始快其意，即破家以徇，犹且不顾。为令者乘其势而巧诋之，以为饜足之道。燧目击伤心，誓欲挽回补救，不顾一己之功名，欲为贵乡起沈痼之□，诚不知其有当然否也。阁下不忘父母之邦，当必有以辅燧之不逮，垂强绳以援出于泥途之上，毋使燧为前此之贪残者所窃笑，则大幸矣。燧自莅任至今，惟以菜根齑盐自甘，并不使食有他肉，以取笑于邻妇。一时百姓，亦辄兴歌颂，至与上宪并刊，更有舂米柴以献者，燧虽严却之，而踊跃不止，亦足以见上下感孚之机耳。燧之所以备陈者，非以自誉，实以阁下之所甚关切、所乐亟闻，亦以见燧之不得罪于贵乡，而贵乡诸公亦未必能尽信之也。

禁假命，杜图赖，则殷富者得保身家，而奸宄无所肆其流毒。夫子新政，以此为急，真如救漏船烧屋也。虽吾民饘米供薪，踵续于路，穷山幽谷，白首未入城市者，亦来献。万民屏进万民衣，究竟何足以报高厚万一。汪

^① [清]廖腾燧：《海阳纪略》卷上《告城隍文》。

灏紫沧识^①

于此可见,休宁知县廖腾煌对境内“一人自杀,祸延数家,或一日而数见,或一月而数闻”、日益猖獗的假命图赖行为实施严打严控,其“禁假命,杜图赖”新政,收到了“殷富者得保身家,而奸宄无所肆其流毒”、“夫子新政,以此为急,真如救漏船烧屋”的实际成效。

此外,休宁知县廖腾煌还在审案判案等司法实践中对假命图赖之人及假命图赖行为实施管控与治理。其中,《张冬香告胡元老杀妻命案》云:

审得张冬香之妻被杀一案。卑职前经备录口供,连人解赴宪台亲鞫。复蒙宪檄驳发复审招解。卑职遵即吊齐各犯,再三细问地方胡元老并邻妇沈阿吴、胡阿江、孙阿戴,严加刑讯。仍供称,闰七月二十四日,张冬香扭断栅栏门锁,嗔元老理论,反行凶殴。当有保邻戴圣、陈有祥在场目击。后冬香赶至元老厅上,以头乱撞。元老畏其老刁,将身闪开避之。冬香赶追,自跌在石礅之上,脑后磕破。冬香怒甚,即将久患痢疾病妻,扶至元老楼上,做命图赖。随经邻妇此阿吴等劝扶下楼,卧坐元老厅上,不肯回去。元老厅,即众人之公厅也。冬香怀揣石块,手持木棍,寻元老厮打,声言来劝者俱要打之。邻里素畏冬香悍老无赖,以此不敢往劝。元老抵暮方归,密躲入柴房,托邻妇陈有祥之母,倒锁房门,以避凶锋。同居邻妇沈阿吴等,伴冬香之妻,环坐劝释。至夜半,冬香将灯吹灭,邻妇始散。至五更,冬香忽然喊叫胡元老杀死伊妻。此时元老夫妻尚健房中,随后系陈有常始开钥放出,此邻妇沈阿吴等,并同居陈有祥坚供不易,似难以杀人重罪悬坐胡元老也。据冬香坚称,妻是胡元老打死。诘其当时何不喊救,是谁看见作证?则推耳聩不知,亦无人证,岂冬香与妻同在厅上,安有人杀其妻,不闻声息之理?若闻人杀其妻,岂有不起而拒敌之理?假使妻系元老所杀,元老何不杀冬香,而杀病笃将死之老妇?假使为他人所杀,他人杀此将死老妇,意又何为?此皆理之所不解者也。卑职亲验身尸,额角左腮,虽有刀痕,其血不流于面上,而浸冰于脑后。此则仰卧而受伤明矣。再验冬香脑后磕破,其血应流于后,何前襟血溅而左袖口亦有血渍?此又事事可疑者也。凡人命重案,必有致命确伤及实证,方敢定招成案。今通乡保约邻居人等,合口一词,皆称做命图赖,与前无异。又冬香年过七十以上,不便刑讯,实情不吐,凶器不招,何能悬坐元老,而使其他首服辜耶?卑职下吏,不敢擅行轻拟。

覆审得张冬香一案。蒙宪台再四驳覆,诚所以重人命而严国法也。但从来断狱之道,先之以情,情有所遁,则又揆之以理。情理既得,则又合之以法。分其首从,穷其证佐,察其凶器,验其致命,而后断之以律,此定例也。今奉宪台驳牌,以张冬香之妻已死,则应无血,今有血,必未死而冬香杀之,此其迹之或然者也。而卑职以情与理察之,又似不然。夫冬香,凶恶人也,虽凶恶之虎狼,尚有爱子之仁,岂冬香无所为而忍杀其妻乎?若以一旦之忿而忍杀其妻,则冬香平生与人斗狠之事不止一次,倘以冬香欲以妻为居奇而杀之,冬香虽至愚,宁不知居奇于富家巨室,以饶取利,而居奇于一赤贫之胡元老乎?确实冬香见妻哽咽将绝,知其不救,而私以刀刳其额也明矣。夫人必死而后血冰,方死未死,血尚能濡。今若以有血,即欲定冬香以杀妻之律,又安知非冬香之妻已死,刳而无血而取他血之类涂抹之乎?盖愚民徒知有血之足以赖元老,而不计及有血之足以害自己也。且相验之时,其妻面上皮破一寸,深二分,既非致命,亦无重血流于面目之间。按律,凡定人命重罪,必有实证,致命伤痕凶器,历历有据,方可成招。今求之此三者,皆无验。而冬香年过七十有三,又有耄耄不可加刑之例。况垂死之妻,又岂得加以故杀之律乎?相应仍照原拟,实非轻纵。卑职奉三尺法,既不敢失入,亦不敢失出,务期揆之情理法律,冀得其当,又岂得以自己功名为重,虑有驳诘诿误而执法以妄陷之乎?伏祈宪台再加覆鞫,

^① [清]廖腾煌:《海阳纪略》卷上《上汪涵斋府丞》。

详可定夺。

审得张冬香,信穷,老而刁恶者也。子女不敢近,乡里所共畏,素行不法,夜行窃□,莫敢谁何。于前月二十三夜,连当胡元老守夜,冬香擅扭栅锁而出,元老呵之,冬香不知自己理非,反毒殴元老。元老以守栅事关通乡,遂往投明邻保,邻保劝解而归。不意冬香怒犹不已,随即将垂危久病老妻,扶到元老楼上,欲肆图赖。因邻妇沈阿吴等再三劝解,到午后方下楼来,令其妻卧于公厅棹上,而自卧棹下。欲待元老归而再殴之。彼时元老已早避其凶锋,不敢归矣。及至黑晚方归,又畏其锋,而密从柴房闪入,托邻妇陈有常之母,倒锁其门。似此可谓畏之至矣。况敢出而撻之乎?及至冬香之妻已死,冬香喊叫而各家方起。经陈有祥手方开门放出元老,此历讯地方,万口一词者也。元老赤贫穷汉,即使能买一人之口,而又能买众人之口乎?此冬香借垂死病妻欲为做命图赖,显然矣。假使其妻不足为做命居奇,冬香又不扶至元老之家而恐吓之矣。夫使冬香稍有良心,垂毙老妻,何忍令其狼狈颠蹶,不得安寝。况且卧于公厅之上,一日一夜,野风严冷,又无遮蔽。无病之人中之,犹不能支,况垂死之病人乎?以此察之,必其妻于垂死呼吸之际,冬香以刀刳其血,而声言为元老所杀明矣。今验冬香身穿白布衣,胸前血渍,左手袖口血染俱满,益可知矣。且刀之所刳,乃在额上,非致命之所,必正当绝哽咽之顷所刳,故寂无声息。不然,杀一鸡,屠一豕,尚有号呼哀痛之声,岂冬香之妻受刀于非致命之处,而默然无一声?邻房左右,仅隔一壁,而概不闻乎?细心推鞠,冬香借妻尸以图赖之罪,不能免矣。按律,杀妻罪绞,以妻尸图赖,杖八十。今冬香应拟借妻尸图赖之律。查冬香年已七十有三,按律,老幼不能刑讯,穷其凶器,但即其图赖之迹,较之故杀之律,似为太重,拟以杖赎之条,又为太轻,相应酌于二者之间,拟以杖八十不赎之罪。卑职仰遵宪驳,严讯三□,皆无差异,理合具前文详请定夺施行。

覆审得张冬香妻汪氏之死,冬香原欲做命以赖胡元老者。今刑讯元老,及同居陈有祥等,通乡众口一词。冬香喊叫元老杀死伊妻汪氏时,经陈有常开锁,始放出元老,则非元老所杀明矣。既非元老所杀,必须求其杀害汪氏之人以定罪,断断不可易者也。据通乡供称,冬香当日,扶久病之妻汪氏,到元老楼上。经各邻妇沈阿吴等,苦劝下楼。冬香夫妇二人,遂不归去,同卧众厅上。冬香取草铺棹上卧妻,自卧棹下。又众邻妇沈阿吴等,苦劝至鸡鸣,冬香吹灯,各邻始散。至五更,冬香喊叫妻为元老所杀,彼时元老既尚锁在房,则愚揣杀妻之人必冬香也明矣。但以迹而愚揣,必当归在冬香。而黑夜之时,既无真证,一可疑也。又冬香年已七十有三,不敢刑讯,未有供招,二可疑也。据作汪元供称,额上伤痕,系血荫,无血流,脑后无伤痕,系血糊头发,三可疑也。又凶器不在杀伤搜得,系在冬香家中搜出,人人家中,俱有菜刀,又不得执此菜刀,为杀妻之凶器,四可疑也。经云罪疑从轻,此皆古圣王好生大德,宁失出无失入之至意也。卑职虽不敢刑讯冬香,明定其罪,至于所审冬香杀赖,踪迹显然,又何曾为冬香讳哉?但据罪似系故杀之律,乃又舍故杀律不拟,而拟杖者,实以未有实证,未有供招,终属愚揣,不敢以定人命之重案也。按律,凡应八议之人,及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若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入人罪论。若据是律,则卑职之不敢刑讯冬香,实为尊律也。又冬香之罪,实无众证,不敢定之,亦尊律也。汉史云,律设大法,法原人情。冬香之罪,虽同故杀,情有可哀。盖其妻汪氏病病一月,将死呼吸也。其病病卧床,系保长戴圣入冬香家所见。又冬香先欲做命图赖元老之时,亦自招病病二十余天。又各邻妇亦言,久病将绝之状,则冬香知妻之不救将绝,而以刀刳之,以赖元老,以取棺衾,显然明矣。若非将死,则杀时必能叫呼,若以冬香忍于杀妻,则扶其妻卧于棹上,而自卧棹下。又棹上铺草,而自卧空地,不又尚有爱怜其病危将绝之心所见端乎?妻之垂毙不救,于此又益见矣。但人命一息未绝,同为之杀,故不得以其垂绝

而未减罪名。但杀垂死之平人,与杀垂绝之已妻,又有间矣。盖卑职逆揣其情,或以妻既垂毙不救,不过迟速之间,不如早尽一刻,可以自救,岂知不可以自救而反以自害乎?情老可原而可哀者,实在于此。况即此论,尚属悬揣,又无证哉?卑职未吏,只据律法情理鞠问,一一俱载明白。既不敢犯律以刑讯七十以上之老人,又不敢犯律以拟无证及未成招之罪人。恃在宪台再赐讯鞠,详请臬宪,转详督抚两院,庶邀天地好生之大德,以豁穷老将死之愚民,则恩自上出,非卑职之所得专也^①。

由上可见,从知县廖腾燿“冬香怒甚,即将久患病疾妻,扶至元老楼上,做命图赖”、“邻里素畏冬香悍老无赖,以此不敢往劝”、“今通乡保约邻居人等,合口一词,皆称做命图赖,与前无异”、“冬香怒犹不已,随即将垂危久病老妻,扶到元老楼上,欲肆图赖”、“冬香借垂死病妻欲为做命图赖,显然矣。假使其妻不足为做命居奇,冬香又不扶至元老之家而恐吓之矣”、“冬香借妻尸以图赖之罪,不能免”、“以妻尸图赖”、“拟借妻尸图赖之律”、“冬香原欲做命以赖胡元老”、“做命图赖元老”、“冬香知妻之不救将绝,而以刀割之,以赖元老,以取棺衾”等案件事实陈述及判语看,张冬香控告胡元老杀妻命案是一起发生在休宁县境内极为典型的假命图赖案件。从中也可看出休宁民间假命图赖的卑劣行径以及休宁知县廖腾燿管控与治理假命图赖问题的策略。这种策略,诚如储欣所言:“辨胡元老杀人之诬犹易,减张冬香杀妻之罪至难,情理法律,参伍矜疑,此可以观仁人大君子之用心矣”^②;又如汪灏所言:“驳到十二分透彻,虽极天下之狡者,不能置喙。然不忍失人,又岂忍失出耶?”^③实为一种儒家循吏的社会治理策略。

廖腾燿的另一份案件判语《汪杨命案审语》云:

看得此案原为争风水而起也。邑之西乡,地名社屋岭,汪崇本等聚族而居。逼近村侧,有山一块,向为汪、杨公业,未经扞葬。缘汪之族子汪肇贞,新行卜葬,而杨元亦以其父葬于山脚。乃汪(崇)本等以为伤其住居龙脉,互控宪台。蒙宪台查明批县。卑职因县务丛冗,转委单县丞,遵照宪断,登山清理。既奉宪委,两造人犯,理应齐集,静听官长处分。不谓县丞到山,只有杨元、杨助祖等跟随前往,而汪崇本等各扁锁门户,村居之内,寂无一人。其丛集在山者,只汪姓老少妇女,并无男犯一名。夫县丞亦地方一官耳,奉委而行,男犯不出,而以妇女抵抗,此何意也?县丞登山,委曲开导,谕令汪姓之妇,着唤男子出见。无何妇女一喧,山头之凶暴无知,执挺而出,监生杨助祖遍体伤重,几遭殒命。县丞力不能制,随即下山,而汪姓即以打死仆妇具控矣。夫杨元叔侄,孱弱书生,去则随官而行,归则随官而返,一行一止,官役共见。况兼助祖遭殴,抱头鼠窜^④,自救不暇,而乃诬以殴杀仆妇,有是理乎?按杨之父柩,下葬已久,杨之山业,经宪断明,随官清界,志在安坟,而未尝志在打降。潘氏之死固明,明自知官断难抗,而借此以甘心。于杨也,独是人命重案,必以证佐为主。卑职遵奉宪批,吊集两造证佐,细加严鞠。杨之干证,只证助祖使殴,余不知也;汪之干证,全供未经在山目睹,只潘氏死后始投。各证登山看验,伏告人命不取于在场目睹之人证,而以死后投验之人为证,个中虚诬显然可见。卑职慎重命案,只得于案外密拿已故潘氏十邻,讯问缘由,而汪氏惧露真情,即以官差扰民上控,蒙宪台电察,发县并审。卑职细思人命关天,倘承讞不确,是死者之冤未伸,而生者之冤复起,展转推求,未得确据。访有尸子程仲信,久经出外,密拿尸媳仲信嫂。据供,潘氏未死之时,曾与媳言汪家许我酒食,许我棺衾,叫我往候官到,扯住官轿。即此数语,死者之口,活活可据。且汪氏又使人恐吓尸媳,不令到官等语,供明在案。兹十月二十六日,又经尸子程仲信,自外籍赶

① [清]廖腾燿:《海阳纪略》卷下《张冬香告胡元老杀妻命案》。

② [清]廖腾燿:《海阳纪略》卷下《张冬香告胡元老杀妻命案》。

③ [清]廖腾燿:《海阳纪略》卷下《张冬香告胡元老杀妻命案》。

④ 原文如此。

回,投词求究引诱登山致死情由。卑职讯得此供,复吊各犯严加刑鞫。而汪崇本口虽狡饰,尸子尸媳,供吐凿凿,图赖之罪,将安逃之?矧县丞到山之时,老少妇女,罗列满山,若果杨姓行凶,岂不殴其正丁而偏殴一年老仆妇乎?且汪崇本住居社屋岭,潘氏住林家坞,各村各屋,路隔五里。潘氏年老衰病,有何关切,而匍匐至山乎?且杨子展两目近视,两脚疯肿。据讯在山衙役,俱供未经登山,天下有残疾疯脚之人而敢与群凶打降挥拳杀人者乎?不但此也,卑职初讯之时,汪姓供称,潘氏六十三岁,今尸子到案,供潘氏年七十八岁,似此则潘氏龙钟老妇,明属汪姓借此故杀诬人,愈无疑矣。按律,故杀奴婢图赖人者,杖徒,其已告官者,应照诬告律拟。哀哉,汪姓山野愚氓,只知争坟角胜,不知身罹国法,一至于此。而杨元为因争地葬父,兄弟叔侄,致深汪氏怨毒,无端招尤,构此大难,不亦可为惑于风水者戒乎?讯同葬之汪肇贞,现经起扞,死骨半为蚁食。杨元亦人之子,何独甘心以其父骸供夜台白蚁之腹也?谕令另葬,以解两造深仇,此又卑职平情之论也。至于汪公调出首杨姓行贿一节,银票注明砖瓦字样,讯查杨闰正等,于未事之前,七月间已先与公调交易,又有汪元恒亲笔花押。卑职备录口供,并将银票解呈宪电,可了然矣。更申明者,此案因宪台奉院宪牌委勘荒,宪驾公出,莫由审解,例应扣限三十一日,统祈转详,合并声明。其词中汪肇贞、汪肇正、汪宗运,细讯未经到山,相应省释,伏候宪裁。

衅起葬坟,至于惨成命案,层层参勘,直是五夜钟声。储欣识^①

由上可见,从知县廖腾燧“据供,潘氏未死之时,曾与媳言汪家许我酒食,许我棺衾,叫我往候官到,扯住官轿。即此数语,死者之口,活活可据”、“卑职讯得此供,复吊各犯严加刑鞫。而汪崇本口虽狡饰,尸子尸媳,供吐凿凿,图赖之罪,将安逃之”、“卑职初讯之时,汪姓供称,潘氏六十三岁,今尸子到案,供潘氏年七十八岁,似此则潘氏龙钟老妇,明属汪姓借此故杀诬人,愈无疑矣。按律,故杀奴婢图赖人者,杖徒,其已告官者,应照诬告律拟”等案件事实陈述及判语看,在“原为争风水而起”酿成的“汪杨命案”中,汪姓仆妇受主家汪姓指使诬陷杨姓族人,则是又一起发生在休宁县境内的较为典型的假命图赖事件。从中也可窥见,休宁知县廖腾燧主张运用司法手段对假命图赖行为及相关人员实施严厉制裁。

晚清宣统元年(1909),休宁境内仍有“藉尸行讹”即假命图赖行为,但已为数不多:“詈骂殴奸与藉尸行讹,事虽有而不多”^②。于此可见,从康熙二十八年(1689)廖腾燧出任休宁知县时算起,220年之后,作为长期积淀而成的社会问题,假命图赖问题仍然未能得到根治。

在婺源境内,晚清光绪年间,“革书朱宗煌,听从劣绅董晋吉即董蒿仁藉命做案”、“金志和冒充尸亲,吓诈多赃”,一群恶人相互勾结串通,“藉尸抬诈”普通民人王成们,致使王成们被迫上控。关于此间经过,徽州知府刘汝骥“堂判”云:

此案革书朱宗煌,听从劣绅董晋吉即董蒿仁藉命做案,往看流尸,诈谓指上有戴过铜顶针样子,实是裁缝老金搭台架证,分得赃洋二十元。革保王灶能,听从作案,混供诬指,均属骹法之尤。革书朱绍庄即朱坤成,充当歇家,复代混拟保结,虽分赃无多,惟开销讼费显有浮冒,吴廷燮在场见付,虽狡供不承,第既知情分赃,即属通同一气。朱宗煌应监禁十五年,革保王灶能应监禁五年,革书朱绍庄、革书吴廷燮应监禁三年,以除民害。金志和冒充尸亲,吓诈多赃,已据王茂全供指确凿,情节本重,乃倚恃年老,茹供不吐,严加诘讯,则假装瞢聩,实属悖谬。惟年近七旬,不得不量从宽减,应管押二年。金纳梨贪贿作抱,匿赃不缴。程细即程列生,不知案情,得贿滥保,均属不合。惟金纳梨得赃无多,其受雇作抱,察系迫于贫寒,不无一线可原,应管押六个月。程细滥保无知,业已因案久羁,应薄示惩戒,管押三个月。老金即金灶坤,窃物潜

① [清]廖腾燧:《海阳纪略》卷下《汪杨命案审语》。

② [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休宁民情之习惯》,清宣统三年安徽印刷局排印本,《官箴书集成》第10册,黄山书社,1997年影印本。

逃,本有不合,惟已被殴还脏,应宽免置议。王成们老实可欺,无辜被诈,及因讼花费至八百余元之多,情赏可悯。该犯朱宗煌等狡黠异常,所得之脏断不止所认之数,限令朱宗煌缴洋三百六十元,内由金瑞养等家属凑缴二百元,朱绍庄、吴廷燮各缴洋一百八十元,程细酌缴二十元,又朱绍庄缴出讼费六十元,共洋八百元,当堂给予王成们父子如数具领,以恤良懦。逸犯董晋吉、金瑞养、金淮保、玉泉癩、金绩明、金竹高及余砚斋等,获日另结。除将朱宗煌等先行解回外,候详请究示飭县分别办理。此判^①。

由上可见,徽州知府刘汝骥在判决中强调对参与“藉命做案”“藉尸抬诈”的革书朱宗煌、朱绍庄、吴廷燮、革保王灶能以及金志和、金纳梨、程细、“逸犯董晋吉、金瑞养、金淮保、玉泉癩、金绩明、金竹高及余砚斋等”相关人犯予以严惩。

晚清宣统元年(1909),婺源境内仍有“藉尸讹财”即假命图赖行为:“婺邑民情,故敦愿也,比年以来,讼事日多,婚姻细故可勒罚千余洋,觔豆微争可牵累数十户,而借学争款、藉尸讹财之案,更司空见惯,靡月不闻。其巧者,勾通丁幕,颠倒贤奸。不疑无兄,乃谓盗嫂;曾参纯孝,居然杀人。昔时敦愿之风渐灭殆尽,岂民情生而巧诈欤?实由二三劣绅,演出此恶象,使邑人蒙玷也。翁归披籍而别寅淫,庞参拔薤而安良懦,是在学道爱人之君子。”^②于此可见,即使在晚清宣统年间,在少数劣绅播弄操控下,假命图赖行为依然猖獗,假命图赖问题依旧严峻,“藉尸讹财之案,更司空见惯,靡月不闻”。

在黟县境内,清嘉庆年间,当地“轻生赖命”即假命图赖问题严重。为了“敦风化”、“靖地方”,改良社会风习、稳定社会秩序,嘉庆十四年(1809)11月20日,黟县知县吴甸华颁布《禁轻生赖命示》告示,对日益严重的假命图赖问题进行管控与治理。该《禁轻生赖命示》云:

为晓谕愚民,毋得轻生,严禁尸亲,毋许赖命,以敦风化,以靖地方事。照得黟邑命案多因细故,辄致自戕其生。妇女为甚,男子亦间有之。察核情节,或因夫妇不和,或因翁姑斥骂,或与人口角,或负欠无还,偶然气忿,遂尔轻生。虽可矜怜,实为愚昧。在死者本属一时短见,与人无尤,尸亲人等探视,即有威逼情状,亦应据实呈报,听候验讯明确,按律拟议,通详候示祇遵,不得藉端滋事。是以钦定刑部律例内原载明:自尽之案,如有尸亲藉命打抢者,即照白昼抢夺例拟罪,仍追毁抢物件,给还原主。例禁森严,岂容干犯?乃有刁悍之辈往往倚恃尸亲,率带男妇多人,乘轿蜂拥而至,非需索厚殓斋醮,即勒索孝帛口食。稍不遂意,辄肆行毁弃什物,恣意掳抢,形同劫掠。遭事之家,卖产结债,遂至倾家。更有一种无赖棍徒,本非的属,或藉称同姓,或托言外姻,胆敢附和尸亲,张其声势,帮同毁抢,希冀分肥。此等恶习,殊堪痛恨,本应按律治罪,第无知效尤,相沿已久,未忍不教而诛,合亟出示严禁。为此,示仰阖邑军民人等知悉:嗣后尔等务须痛改积习,凡在骨肉之间,切宜和顺,各安其分。即有口角之事,亦当隐忍,自平其情。须知投缳魄坠于须臾,赴水身填于沟壑。人生有限,何堪枉自弃生;人命难诬,岂得赖他偿命?徒为强死之鬼,莫能为厉于人,早自革心,亟须回首,庶几各全性命,自保天年。倘或命凶短折,竟自戕生,但许尸属的亲前往探视,含冤固所当雪,逞忿詎可成风?试思死者堪伤,生者甚惧。既无仇之可报,诬捏皆虚;反有罪之当惩,拖累亦苦。倘敢恃众作践,更为明犯科条。至疏远亲族,事非切己,尤不得乘势需索,帮同掳抢,自罹重罪。又或尸亲不安贫苦,意在图财于里邻亲族之家,事本毫无干涉,祇因望其资助,不遂所求,肆口诬扳,居心叵测。地保等藉以挟诈,名曰搭台;邻族人脱得飞灾,空嗟仰屋。此风断不可长,于法亦必痛惩。本县既洞悉其情,必严绝其弊。自示之后,凡各都各村,平时以情理相规,俾愚民皆乐生而恶死,临事以律文相警,庶尸亲勿恃悍而逞刁。倘敢故违,仍蹈前辙,一经发觉,或被访闻,定行按律究办,断不稍

① [清]刘汝骥:《陶甓公牒》卷7《批判·刑科·婺源县民人王成们控朱宗煌等藉尸抬诈一案堂判》。

② [清]刘汝骥:《陶甓公牒》卷12《法制科·婺源民情之习惯》。

为宽贷。各宜凜遵无违。特示。

嘉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①。

由上可见,嘉庆年间,黟县境内的假命图赖问题在相干“尸亲”和不相干“无赖棍徒”等人群的搅扰下变得十分严峻和复杂,“乃有刁悍之辈往往倚恃尸亲,率带男妇多人,乘轿蜂拥而至,非需索厚殓斋醮,即勒索孝帛口食。稍不遂意,辄肆行毁弃什物,恣意掳抢,形同劫掠。遭事之家,卖产结债,遂至倾家。更有一种无赖棍徒,本非的属,或藉称同姓,或托言外姻,胆敢附和尸亲,张其声势,帮同毁抢,希冀分肥。”假命图赖行为给死者家人的财产造成严重损害,给死者家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严重干扰和冲击。黟县知县吴甸华希冀通过发布告示这一行政管理途径,借用恩威并施的手段,以期达到“晓谕愚民,毋得轻生,严禁尸亲,毋许赖命,以敦风化,以靖地方”的目的。

为了管控和抑制日益严重的假命图赖问题,黟县知县吴甸华还特地作《保民吟 惜民命以安民生,正民心以厚风俗》诗,用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简易诗句劝导教化民众珍爱生命、杜绝图赖。该《保民吟 惜民命以安民生,正民心以厚风俗》诗云:

上天惟好生,人生直而已。忍促天所生,而罔人以死。哀彼愚无知,不识死生理。自非子臣分,舍生义曷以。一朝轻自贼,雉经沟渎里。大憾且不值,矧乃细故耳。生而鬼为谋,死亦人不齿。何如重尔生,尔亦人之子。妇职奉舅姑,父母无不是。妯娌犹弟舅,夫妇况纲纪。安得视生命,不如一犬豕。男子七尺躯,弃捐更可耻。回心亟回首,人鬼关尺咫。自死难冤人,害人徒害己。尤恶无行徒,乘衅乃蜂起。明知死非逼,吹毛索瘢痕。更或非的属,助恶相角犄。近邻并远族,诬扳出唆使。黠隶贪如狼,鬻狱利为市。恫疑复虚喝,闻腥集群螳。岂知光天下,魑魅有何技?愚而复受愚,情得那能喜?还淳可使鸠,革浇庶有豸。顺命各安生,大化平如砥^②。

于此可见,作为一方父母官,吴甸华揭示了自杀轻生、假命图赖、害人害己的恶劣行径,劝导民众走出“自死难冤人,害人徒害己”的怪圈,从而实现“保民”、“惜民命以安民生,正民心以厚风俗”的目标。

晚清光绪年间,“藉尸图诈”即假命图赖恶习仍在黟县境内蔓延,如,并非死者徐子春亲属的汪源桂、孙可旺,“移尸纠党”、“诬罔”他人,造成冤案,徽州知府刘汝骥要求黟县地方官对相关人员予以严惩:“藉尸图诈,最为地方之害,迭经各宪通飭查禁在案。据称,徐子春尸身已经该县相验,确系发痧身死,死既因病,凭何噬诈?汪源桂、孙可旺更非尸亲,何以移尸纠党?如此愍不畏法,该县又何不严查诬罔,反将胡丙荣等一并械禁,适中其毒噬善良之计,殊不可解。仰黟县立提汪源桂等研讯究办,并将验讯缘由填格通详察办。胡丙荣等果系无干,即行释放,切切。词粘并发,仍缴。”^③于此可见,从嘉庆十四年(1809)11月20日黟县知县吴甸华颁布《禁轻生赖命示》算起,在经过近百年后的晚清光绪年间,黟县境内的假命图赖问题仍旧严峻,未得到根除。

在绩溪境内,明万历年间,当地假命图赖问题严重,绩溪知县李右谏、秦聚奎在任期间“禁假命图赖”^④、“禁假命”^⑤,将严禁、惩治假命图赖行为作为他们施政的重点内容之一。清顺治年间,绩溪知县郭四维“惩治假命,民无轻生。”^⑥于此可见,通过惩治假命图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当地民众假借轻生以讹诈牟利的恶习,使社会风气得到一定程度改善。

① 嘉庆《黟县志》卷11《政事志·义冢》,附嘉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禁轻生赖命示》,清嘉庆十七年刻本。

② 嘉庆《黟县志》卷16《艺文志·诗》,吴甸华《黟县示吏民四首》。

③ [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7《批判·刑科·黟县耆民胡二魁等呈批》。

④ 康熙《徽州府志》卷5《秩官志下·名宦传》,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乾隆《绩溪县志》卷6《秩官志·名宦》,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⑤ 康熙《徽州府志》卷5《秩官志下·名宦传》;乾隆《绩溪县志》卷6《秩官志·名宦》。

⑥ 道光《徽州府志》卷8之2《秩官志·名宦》;乾隆《绩溪县志》卷6《秩官志·名宦》。

晚清宣统元年(1909),绩溪境内仍有与假命图赖相关的“吵死”恶俗:“绩民近儒,自杀之事,男子罕闻,若女子之刎颈、饮毒、自缢、投河,每层见叠出,岂绩之男子性尽柔和,而女子性转决绝耶?其故由女子量狭识卑,又素无教育。有含忿自尽者,母党辄纠众理论,名曰‘吵死’。衣衾之丰、棺槨之美,较正命者有加。妇人于是遇事有挟制之心,翁姑少有勃溪,遽萌短见,夫妻偶然反目,遂至轻生。经救觉者有之,本无死志而弄假成真者有之。绩人族法最严,有自杀不许附庙之例,而吵死之恶习不力为革除,则自杀之事仍不能禁绝。”^①从“含忿自尽者,母党辄纠众理论”,“衣衾之丰、棺槨之美,较正命者有加”看,“吵死”恶俗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假命图赖行为,但或多或少也隐含有类似于假命图赖行为的因素。

二、明清徽州宗族对假命图赖问题的治理

明清时期,日益泛滥的假命图赖问题严重影响到宗族社区中的人际关系和谐与社会秩序稳定。如,明万历年间,休宁范氏乡族社区内曾出现过假命图赖问题:“里有假死命诬人者,被诬之人惶惧,夜怀二十金求救于王父(按,指范氏族人范岩周),以王父三老,言出而人信之。王父叱其人于外,遥谓曰:用贿则实,谁为若解者,归听公论,勿复尔。其人惭而退,诬者闻之亦惧,事遂得解。”^②于此可见,被诬陷之人因受到“假死命诬人者”假命图赖的困扰而终日惶惧不安,在乡族权威范岩周的干预下,假命图赖问题才得以解决。

由于假命图赖的社会危害性,明清徽州宗族多强调对假命图赖行为的管控与治理。如,明隆庆年间祁门文堂陈氏宗族制定的《文堂陈氏乡约》云:“妇人有骄纵,动以自缢投水啼人致死者,置弗问。如母家以非理索骗,约正副直之实,受屈致死者,与之义处。其女子出嫁有受屈致死者,约正副亦与义处,如以不才啼挟死者,置弗问。”^③于此可见,该族在族规家法中设立专条,对假借族中妇女轻生者、出嫁女子轻生者以图赖的行为,采取“置弗问”即不予理睬的态度。

明万历年间,休宁商山吴氏所制定的族规家法中规定:“愚夫愚妇每年因小忿意在诈骗,或服毒自缢,或投水沉身,图赖他人。如遇明公在上,察其真情未必能中彼伤,而愚命则自殒矣。纵得烧埋,竟于死者何益,反复思之,诚为可哀。各宗正副倘遇情出迫切之人,兴言及此,作速以理,省会规戒。如其执迷不听而甘自弃者,宗正副会同族长、品官、举监生员人等,备情呈治本犯家长。”^④于此可见,在商山吴氏宗族社区内也存在着假命图赖问题。在该族看来,倘若发生族人假命图赖事件,作为监护人的家长摆脱不了干系,由族长、宗正副、品官、举监生员等宗族统治者,对家长进行相应的惩处。即,徽州宗族试图通过强调家长的督教权以禁止族人的假命图赖行为,遏制假命图赖问题。

除了徽州宗族以集体的力量和族规家法的形式管控假命图赖行为、惩治假命图赖之人外,一些族人有时也挺身而出,与假命图赖之人作斗争。如,明嘉靖年间,祁门人黄鹄在宗族议建祠堂时,遭到邻居的阻挠和假命图赖讹诈。为了确保宗族祠堂的顺利建成,黄鹄一身独任,进行坚决斗争,并因此触犯法律,被关进牢房。史称:“黄鹄,字以砺,居正街。性刚直。嘉靖间,族议建祠,邻人阻之,不胜,诬以命。鹄一身独任,辞少戇,官中以峻法,甘受无怨,曰:为祖庇宗,虽死不悔。居圜圉越十年,拟戍,为孤侄完娶始行。后得赦,而鹄已歿。”^⑤

(下转第124页)

① [清]刘汝骥:《陶甓公牋》卷12《法制科·绩溪民情之习惯》。

② 万历《休宁范氏族谱·谱传·中支林塘族》,明万历二十八年刻本。

③ 隆庆《文堂乡约家法·文堂陈氏乡约》,明隆庆六年刻本。

④ 明《(休宁)商山吴氏宗法规条》,明抄本,北京图书馆藏。

⑤ 道光《祁门县志》卷30《人物志·义行·补遗》,清道光七年刻本。